

栾弗一社会主义实干家

324.91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目 录

追 求

——记社会主义实干家、优秀知识分子栾茆

……光明日报记者 樊云芳 山西日报记者 丁炳昌 (1)

我为什么要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……………栾茆 (19)

赤子忠魂

——回忆亲人栾茆……………魏蕴瑜 (22)

爸爸，您分明还活着……………栾森 栾淼 栾晶 (26)

台大的一位民主运动的战士

——栾茆同志的台大同学致栾茆家属的信……方生等 (30)

一团不灭的火

——记栾茆和他的教学与科研工作……………胡瑞村 (33)

春蚕早卒丝未尽

——记我们的好老师栾茆……………张正端等 (36)

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……………李一等 (40)

在栾菊同志病重的日子里……光明日报记者 梁 衡 (42)

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向栾菊同志学习的通知 (45)

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

——赞栾菊……光明日报评论员 (48)

把党看做我们时代的智慧、荣誉和良心

——再赞栾菊……光明日报评论员 (51)

一颗赤诚无私的心

——三赞栾菊……光明日报评论员 (54)

追 求

——记社会主义实干家、优秀知识分子栾菲

光明日报记者 樊云芳 山西日报记者 丁炳昌



X光片子清晰地显示出：在病人的左股骨与骨盆的衔接处，有一片发亮的物质，它侵蚀、破坏了周围的骨组织，它就是凶恶的肿瘤——骨癌。

北京某医院的一位鬓发斑白的主治大夫，放下片子摇了摇头说：太晚了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按照常规，病人最多还能活两三个月。

大夫步履沉重地走到窗前，把前额贴在玻璃上，深深惋惜的目光，久久地凝视着庭园中央——这张X光片子的主人。

这个斜躺在手推车上的羸弱的病人，虽然下肢已经不能动弹了，但仍用两只手抓住椅子的扶把，艰难地、顽强地做着仰面俯卧撑。

这个病人刚从太原转来。病历卡上填着：栾菲，五十二岁，太原工学院副教授、山西煤炭化工大学筹备组领导成员。

大夫还清楚地记得，就在他人院的第二天，在给他作了困难的全身检查后，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。

“大夫，”栾弗铅青色的嘴唇歛动着，声音低微而清晰：

“请您告诉我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”

“看你想哪儿去了？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病人凄然一笑：“我只想知道，还有多少时间，我手头正在写作和翻译十来本科技书，还积累了三十万张科技略语卡片……出版社告诉我，这些书都是目前需要的。”

是的，“这些书都是目前需要的”。而他，更是祖国需要的。一九四九年，正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栾弗，怀着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热烈向往，逃脱了当局对他的迫害，从台湾回到了大陆。三十一年来，在他那既有过欢乐、也有过痛苦的生命途程上，布满了追求真理的足迹；在他那火热的胸膛里，始终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。

把碧血溶进教育事业

栾弗在太原工学院化工系前后共主讲过十三门课程，他把自己的碧血溶进一本又一本讲义，奉献给一届又一届学生。

有些课程，譬如说《物理化学》吧，本来有现成的教科书，如果照本宣科，也无可非议。但他不肯。他象一只辛勤的蜜蜂，到外国科技资料的百花园里，采集来世界各国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最新的研究成果，采集来美国的、德国的、日本的、法国的几千例有代表性的习题，充实到新讲义里。他期望喝了这些蜜汁的大学生，能把他们探索的目光、攀登的标尺，定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。

他亲自刻印讲义。这难道也是大学教师的事吗？不，但嫌雇来的人总是刻不好，就只有自己动手了。一九六〇年，每天

只有三四个窝窝头充饥，他全身浮肿，经常饿着肚子在灯下刻了一张又一张。经他手刻印的一百二十万字讲义，从第一页翻到最末一页，找不到一个漏字和涂改过的字，每一个词、每一张图表、每一个数字，都象铅印出来的一样，端正、清晰、准确！怪不得许多学生已毕业二十年了，别的讲义都丢了，唯独舍不得丢他的讲义。他们说，不知为什么，一翻开栾先生的讲义，就会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。

他家的门永远朝着每一个学生、甚至每一个慕名而来求教的不相识的人开放。不管白天晚上，也不管自己的事情多么紧迫，只要有人进来，他马上就搁下手里的事，来详尽地回答你的问题。你想编书？写论文？搞科研？好极了！他会翻箱倒柜，找出自己所收藏的有关书籍、文献，包括他利用出差机会从北京、上海等大图书馆里摘抄来的资料手稿，一并放在你的面前：“好好干，写成后，我帮你推荐出版！”这些刻意收藏的书籍，这些精心摘录的卡片，早已构成了他的血肉，他的细胞了，如今，他却慷慨地把它们分解出来，移植到别人身上去发挥活力。

坚韧的毅力 过人的精力

编译书籍，是他生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。他阅读英文、俄文、德文和日文，就象阅读中文那样流利；对于拉丁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、波兰文、荷兰文，他也略知一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在“牛棚”里，在“触及灵魂”又触及皮肉的批斗的间隙中，他还自学了西班牙文和世界语。后来，他又自学了丹麦文与挪威文。有人把他笔译的外文书籍、文献资料和科技影片数了一遍，有十五个语种！

他哪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？他不也是个凡人吗？噢，从学

生时代开始，他就有了夜读的习惯。这个夜读不是指读到十点、十一点，而是读到午夜以后，甚至通宵达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他用这个古老的办法，使属于自己的生命延长了一倍。甚至反对过他的人，也承认他毅力超群，精力过人。

一九五八年订

“红专”规划的时候，他给自己提出了“三士”的目标：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战士，学识上的博士，体质上的大力士。他是足球运动员，又是全院五千米长跑冠军。



每天早晨，他举杠铃、练气功，晚上用冷水擦身。他自豪地指着身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——这些肌肉就是举重运动员也要刮目相看的——说：“看看，我将成为大力士，我要为国家工作五十年！”

因为他会画画，所以常被拉差去搞展览会、搞壁报、搞宣传。有时忙完了回来，他也叹息：“唉，这太占时间了！”但转而他又自言自语：“不过这些也是党的工作，总得有人干呀！”于是，他又觉得占时间也值得，而且下次还照样高高兴兴地去，尽心竭力地干。

有一天，他上街钉鞋，那个孤独而穷困的老皮匠向他诉苦：年老眼花了，生意不好。他听后去布店买了一块白布，花一个半小时画了一幅钉鞋广告，第二天，专程送给那个老头：“把它挂起来吧，生意会好一点的。”十年动乱中，“造反战

士”们逼他交代“动机”。天啊，这类事情他随做随忘，何谈“动机”？

他的生命，有一小丁点儿属于花草与小动物，这就是他的娱乐。他曾把亭亭玉立的竹节海棠、肥厚碧翠的仙人掌、娇嫩艳美的紫罗兰杂种在一个大花盆里，然后自得其乐地打趣说：

“看，这是我的西双版纳！”那一年，他回山东老家探亲，进门后，向久别重逢的老黄猫问好，还拉着它的两只前爪跳舞。哦，这个外表温文尔雅、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学者，既爱他的讲义，也爱大黄猫；既醉心于探索知识圣殿的奥秘，也不忘情于领略西双版纳的诗情画意。

一九七七年底，栾弗去山西大学联系工作，跌了一跤，第二天左膀就红肿起来。但无论是他，还是他的妻子，当时都没有在意。因为栾弗的身体是那样壮实，精力是那样充沛，而且他又刚刚被借调到省化工厅担任了实际上的副总工程师，煤炭代替讲义，迷住了他的心，他渴望在山西的土地上尽快立起焦化炉，铺设煤气管道，把热和光输送到全国各地。在这种时刻，他哪里还会理会什么扭伤呢？

过了几个月，膀关节的红肿有增无减。

一天早晨，栾弗推着车从楼道里出来。他想上车，但右腿不听使唤，两次都没举起来。第三次他咬着牙，使劲一举，膝盖碰在书包架上，车把一歪，连人带车跌倒了。他把车推到墙边，先扶着墙坐上车，再一蹬，车往前走了。车轱辘在旋转，从西郊的太原工学院转到北郊的太钢，从太钢转到了南郊的山西大学。又从山西大学转到了煤炭化学研究所。晚上九点一刻，车轱辘转回宿舍楼，下车后的栾弗扶着墙，左腿疼得钻心彻骨，右腿象灌满了铅，他简直连站也站不住了。

邻居的小孩敲着三楼二单元的门：“魏阿姨，快开门，栾

叔叔在下面上不来了……”

妻子和孩子一左一右架着栾弗，艰难地拾级而上。

夜晚，魏蕴瑜拿热毛巾敷在他的左膀上：

“老栾，不能再拖了，明天一定要去医院看病。”

栾弗正聚精会神地阅读《德国的煤炭综合利用》，魏蕴瑜伸手取走了书。他搔着卷发，抱歉地笑了：“对不起，明天恰恰没有时间，省里领导找我有事。”

在省委办公室。省委书记王大任对栾弗说：“你前些时起草的《山西省煤炭综合利用刍议提纲》里，提到要创办一所煤炭化工大学，省委已经批准，你尽快起草一个建校实施方案。”

“什么时候要？”栾弗的双眼闪闪发光。

“一星期之内，越快越好。”

栾弗一回家就铺开了摊子，他案头的灯一直亮到天明。魏蕴瑜起床后一看，长达十四页的建校方案已经誊写装订完毕，栾弗正用红笔给封面加上精致的花边。

画完最后一笔，他兴奋地站了起来。但一阵痉挛性的疼痛象放电一样，从左膀射向下肢，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上。

儿子和妻子轮流为他按摩左腿，平躺在床上的栾弗双目紧闭，冷汗淋漓。

魏蕴瑜断然地说：“老栾，今天无论如何得去看病！”

栾弗睁开眼睛：“不行啊，我得赶快把建校方案送到省委去。”他撑着床沿艰难地坐起来，下了地。

“呃，已经不疼了。不信？看我给你表演表演！”说着，他缩起左脚，竟然用一条右腿，跳了起来，从床边一直跳到门口。

七月，栾弗的行动已经非常艰难了，但他还咬着牙，上北

京向国家科委、煤炭部、化工部汇报建校事项。临走时，他竭力安慰忧心忡忡的妻子：“不要担心，这次汇报回来，我一定去看病。”

但谁能料到，他回来的第二天就躺倒了，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……

把最白最亮的丝留给人间

一条春蚕，一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吐丝，吐完了丝，结完茧，它就安安静静地进入了长眠，而把柔软的、洁白的、光亮的茧留给人间。如果丝还没有吐完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世界，它，一定会感到“此恨绵绵无尽期”。

不是吗？就为了有朝一日，能为生养自己的母亲——亲爱的祖国吐出最白、最亮、最细软的丝，栾弗曾咬着牙熬过了昨天。

这里记述的就是“史无前例”的昨天发生的故事。

夜，台灯映照着脸盆里的水，水渐渐地由清变红。魏蕴瑜用手巾蘸着水，替趴在桌上的栾弗揩洗颈脖上的血迹。原来，这天下午，“大特务”、“大洋奴”栾弗，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暖气片，被棍棒驱赶着跑步，细铁丝深深地嵌进了皮肉。

换上了干净衬衣的栾弗，替妻子擦去泪花。他从地下拾起撕成一页一页的手稿，找出针线，仔细地装订着；拾起散乱的科技略语卡片，重新分放到一个个木箱子里。

手稿、卡片、木箱，一齐在魏蕴瑜眼前跳动着，她的思绪却坠入往事的回忆，耳边响起了栾弗的声音：

“我想编一本科技略语词典，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工具。”在汾河岸边的槐树林里，年轻的工学院助教拉着新婚妻子的手，一边漫步，一边轻声细语地叙说自己的计划。

“略语词典？”魏蕴瑜眨着眼。

“是呀，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词典，可人们一翻开外国科技文献，就感到非它不可。”

“可编词典要有渊博的学识，你能胜任吗？”这个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生的声音是温柔的、甜美的。

栾菲的脚步放慢了。“试试看吧。”他突然转过身含情脉脉地望着妻子的明眸：

“你帮着我——我们一起搞，好吗？”

“我能行吗？”她想，但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“试试看吧。”

两人拉着手相视而笑了。

为了收集科技略语，他们真可谓读破万卷书！一个又一个节日、星期天、寒暑假，都毫不吝惜地贡献给了图书馆。为节省来回奔波的时间，栾菲常常带上冷馒头和萝卜条，中午就央求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，看书一直看到晚上。每次出差回来，他首先要做的，也就是从提包里取出包扎得里三层、外三层的略语卡片。当然，这些卡片一如他的书稿和讲义，端正、清晰、准确，就象印刷出来的一样。

卡片越积越多，从抽屉转到木箱，又从一个木箱分装到几个木箱。

一次，栾菲带了一部分卡片到某出版社，出版社的编辑简直抱住箱子不肯放了：

“您稍加整理，就可出版！据我所知，还没有人收集得这样全的！”

但他还迟迟不肯出手，他还要努力收集，希望奉献给科技工作者一本最好、最完整的科技略语词典。

可现在呢？木箱子被当做“四旧”踢翻了，卡片遭到践

踏，收集卡片的人被打成了“特务”、“洋奴”……

其实，栾弗心里，此刻也在经历着九级风暴。

下午，“造反派”逼问他，“你为什么不去美国留学，要回山西来啃窝窝头？”

他该怎样回答？

是呀，他当时可以有很多选择。高才生，又通晓英、德、日三国文字，如果去美国留学，凭着他的刻苦好学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也许已经在某一门学科上取得了成就，鲜花和荣誉会在他面前铺开一条个人幸福之路。

但是，人要有人格，国要有国格。为了使外国人不再象观察牲口一样看他的同胞，为了使他们也用平等的、友好的、尊敬的口吻谈论他的祖国，他回来了。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为她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。

“特务”？可笑！他是一个穷学生，父亲是个小职员，家庭生活的拮据使他过早地学会了自立，中学毕业的他，曾经在美国驻台湾新闻处当过三个月临时代理编辑，这就是“特务嫌疑”的全部根据吗？

审查吧，批斗吧，他只有一句话：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他不相信党会嫌弃一个从台湾归来的赤子。

尽管白天被批被斗，已经精疲力竭了，而深夜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仍然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刻。栾弗在书桌、书柜与床之间拉起密密麻麻的铁丝，挂上他心爱的卡片，一面翻阅资料，一面不断地往里补充；坐在一旁的魏蕴瑜，专心地在外文打字机上替他打各种书稿。

……

可是，现在，这条吐丝的春蚕已经在作最后的贡献了。

虔诚的“遗愿” 坚强的信心

接到栾菲病危的电报，太原工学院党委作出了两项决定：第一，立即向山西省委有关领导汇报，向各方面呼救；第二，委派化工系总支书记王玲赶往北京，探望栾菲。

此时此刻，这个垂危的病人在想些什么？会说些什么？作为党组织的代表，见面后该如何去安慰他？鼓励他？王玲思绪万千，恨不得一步跨到栾菲面前。

看来，栾菲对王玲的到来期待已久，一见面，他黯淡的眸子突然焕发出光彩，苍白的面颊也激起淡淡红晕。

“老栾，党委派我来看望你。”王玲的眼圈红了。

“谢谢党组织。”栾菲低声回答。

“同志们都很想念你。”

“谢谢同志们。”

.....

突然，栾菲用冰凉而颤抖的手抓住了王玲的手腕，嘴唇抖动，语音呜咽：

“老王，来不及了。”

“什么来不及了？”

“我活着，来不及做一个党员了。我要求过多次，党说要接受长期考验。来不及了，再考验也只有两个月了。”

“.....”

“是党，给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理想和信仰，我多么希望能在党旗下宣誓。我死后，请求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和全部工作，我总算追随共产党三十年.....”

这个虔诚的“遗愿”，象一团烈火，烘烤着同志们的胸膛，多少平凡而动人的往事象潮水一样从同志们的眼前涌过。

化工系的教师们怎能忘记，在“牛棚”里关了四年的栾弗，上午刚宣布“解脱”，晚上就给党支部送来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！

第二天，他又接受任务，高高兴兴地到北庄农场当食堂管理员去了。为了给大家办好伙食，栾弗经常推着自行车，翻过一道陡坡，到二十多里外的屠宰场买猪下水。他挽着袖子，帮工人们宰猪、褪毛、剔骨。于是他受到优待，满载而归。

他给大伙熬骨头汤，撇出浮油炒菜，把猪下水做成五香肠、猪头肉。这一来，大伙碗里的内容大为丰富，原来要求调到山下的同志也舍不得走了。

一天晚上，一个同志走过栾弗住的库房，只听见里面有个小孩哭得声嘶力竭，他进去一看，原来是栾弗撇下刚接来的儿子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他陪着孩子焦灼地等着。快下一点了，栾弗还没有回来。

终于，门外有了自行车的响声。他急忙迎出去，果然是栾弗。好家伙，栾弗的车把上挂着盛猪血的洋铁桶，书包架上横一根木棍，挂着两大堆猪头、猪肝、猪骨头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少说也有百把斤！

等车推进房里，那个同志更发愣了，只见这个学者的衣服上粘满了猪血、猪毛，脸上由汗水和泥土画出了一道道“蚯蚓”。

但栾弗却微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。

那个同志本来已准备好一连串责备的话，现在，他什么都明白了：这个关了四年“牛棚”的“特务”，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

.....

煤大教师张正端的书桌上有几封信，他反复地看、读

着，耳边回荡着老师亲切的声音：

“知道你们这些年无论是在科室还是在车间，都能坚持学习，使我很受鼓舞。”“你们要编《换热器及其计算基础知识》一书，方向是正确的，也符合客观需要，我鼓励你们踏实地前进，我愿与诸位一道学习。”“希望你们这个可贵的青年集体，有所建树！”

栾弗的这些信写于一九七三年。当时，还是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日子，编科技书是有罪的。在编书的困难中，这几个年轻人想起了母校的老师栾弗。于是，就去信请教，很快收到了栾弗热情洋溢的回信，还收到一些资料摘录手稿和《换热器的计算》这本俄文书。

过了几天，张正端去栾弗家，一老一少，就换热器问题接连谈了七个半小时。

夜十点三刻，张正端向老师告别，栾弗把他送到门外。

“对了，关于换热器的分类，我还要说几句。”他拉住张正端，在家门口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小时。

他把张正端送到楼下，刚要握手告别，忽然又想起了：

“你们注意，书要写得实用、通俗，让工人们一看就懂，……”想要打断他的话是不可能的，张正端站在楼梯口，又听他讲了半个多小时。

这一次，他们真的握手告别了，互相道了“再见”。但张正端刚走了几步，栾弗又追了上来：“等一等，关于换热器的计算，我还要谈五点。”

午夜一点半。在空旷的马路上，在幽静的路灯下，栾弗在起劲地讲着，张正端在认真聆听，并掏出本子用心地记着。

现在，书已经出版了。但扶植过这本书的人却倒下了。在张正端的心中，栾弗永远是他们的良师益友，做人的榜样。

一九七〇年，工学院迁回太原。当栾弗得知太原工学院的老院长赵宗复跳楼身亡，遗下孤儿寡妇生活艰难的情况下，悲愤交加。他私下里对有的同志说：“赵院长不是自杀，是殉节！应该在他死的地方立一块碑！”他说，说赵院长是叛徒，打死我也不信。他德高望重，平易近人；他学识渊博，不耻下问；他知人善任，爱惜人才，难道会有这样的“叛徒”吗？难道能这样对待一个曾经为革命事业流过鲜血的老同志吗？

在那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月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栾弗每月挤出十元生活费，寄给这个“叛徒”的家属。

一九七一年的大年初一，漫天大雪。赵家老老小小都瑟缩在冷冰冰的家中，闭门不出。自从老院长出了事，这个家庭好几年没来一个“拜年”的客人，他们自然也不敢把“晦气”带给别人。

突然，门开了，进来了一个披着满身雪花、冻得嘴唇发紫的人，就是栾弗，他特意从二十里外赶来。



· 张振声画 ·

“你……”老太太的嗓子哽塞了。

“我来接小禾禾去我家过年。”栾菲亲切地把已故老院长的小女儿拉到身边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巡视着这间破烂、阴暗的屋子。

老太太说不出话来，只有用一串串的泪水接待这位客人，不，不是客人，是亲人！是一个久别归来的亲人。

等老太太安静下来，栾菲告诉她，自己已经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，反映赵家的困难，信寄的是挂号，还署了姓名，周总理一定会收到的。

“这样要连累你的！”赵宗复的老伴大惊失色。

“不写，我们也连在一起了。”栾菲淡淡地一笑：“不是说‘叛徒’、‘特务’是一丘之貉吗？”

信，由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太原工学院。因为信里写的都是事实，加上上头有批示，栾菲没有遭祸。同志们每当讲起这件事，都要翘起大拇指，说：“他，是这个！”

听了太原工学院的同志对栾菲情况的汇报，一贯沉静稳重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，显出了少有的激动。他轻轻地，象是对自己，也象对别的同志说：“如果我们每个党员，都象栾菲同志那样……”

过了几天，副省长王中青亲自给工学院党委送去了王大任的信。信中建议工学院党组织讨论吸收栾菲入党的问题，要在生前解决，不要在死后追认，“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组织的温暖。”

“我还能对党干些什么呢？”

明天就要开支部大会了。下午，党支部把入党志愿书送到栾菲手中。此时，他已从北京医院转回太原，躺在家中。

晚饭后，他让魏蕴瑜扶自己坐在书桌旁。左膀是“禁区”，